

百
柱
堂
全
集

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張亮基奏在籍京員封事一摺湖北在籍刑部主事王相心進呈經論及應詔求言各一摺因張亮基路過荊州求爲代遞言皆忠告具見惻忱所呈伊訓及太甲要語經論八首着宏德殿存記以備乙覽其應詔陳言八條內所請開特科寬權算二條着各該部妥議具奏其餘六條分別內事外事所言亦多可採着留中備覽欽此

自杜堂全集卷二十九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應 詔上封事

并條目同治元年

臣聞言不切直則不足以盡事理而發上心言切直則犯時忌而取咎戾此古之人懷忠計蘊治術鬱勃於中所以結舌不敢言甘長往山林而不出者也今臣幸逢不諱之朝懸輶設鐸招進言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冒昧應 詔上封事略其瑣且泛者惟切直是陳欲爲 皇上助成 聖德開廓大計又自分犬馬之年迫近桑榆不能陳力當世獨此區區之忱永矢弗諼竊效野人芹曝之獻其目有八四者言內事四

者言外事詞懇計迂伏惟 皇上憫其疏拙 賜之寬宥覽
而察焉臣雖槁項山谷沒齒無恨夫天下大器也安危惟人
主之所置不可不慎也自古繼體守文之君眾矣獨稱商之
太甲周之成王者豈非以冲齡踐阼而日新無逸遂能懷永
圖終後患也哉方二主卽位之初去祖考未遠國勢皆強又
聖賢夾輔宜若可晏然高拱者然君臣間動色相戒惟恐稍
隳豫怠盪治天下若斯之慎也今 皇上臨御維新年與二
主略同國勢則不及商周之強遠甚自粵逆起嶺表至眞場
海濱覆沒城邑以數百計所過無不屠掠今虵豕猶窟穴金
陵橫噬吳越殆盡而大河南北燕齊之地擒賊蹂躪幾十之

二三其旗黔巴蜀閩廣爲羣盜悍夷荼毒者皆暴骨如莽載籍以來未有之旤也九州百郡之中得爲完土者凡幾區乎江淮河海運道皆絕國力旣絀又未能建徙都之議四方財賦輸左藏者不及往時五分之一神策六軍多屬虛籍各行省帶甲之士亦耗盡矣有急則倚召募兵與財之匱未有甚於此日者也承平日久法令文具而已名實不相應官吏玩而憲度弛如樹之病蠹不可當疾風暴雨主少國危莫過此時將安所恃哉所恃者 皇上振作之心耳 皇上視今日之天下尙可與商周並強乎然則非早夜憂惕百倍於太甲成王未可言遂固苞桑也且夫殷憂所以啟聖明多難所以

興邦國天之做人主者惟此時天之贊人主者亦惟此時是在 皇上克自抑畏而已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遂誅滅澆桀不失舊物周宣王遭逢亢旱夷狄內侵側身修行命將出師獵狁淮夷無不震伏下至越句踐燕昭王奮亡國之餘尚吞仇敵安在不可轉弱爲强者 皇上纂統之初毅然決策從 兩宮太后旋軫神京誅宗室之亂政者委任親賢四海欣慶想望中興 祖宗之恩澤在人億兆之謳歌不改及此時夙夜勵精講求制治保邦之要選任賢能共圖宏濟臣又以知國勢之轉弱爲強無難也惟在 皇上懋修於上爲臣下倡而已臣謹以管蠡所見具列如左

一曰廣師儒臣聞雖有聖哲之資必藉陶染是故舜染於許由
伊尹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萊朱武王染於太公
望周公且其餘賢主莫不有師 皇上典學方勤宜 命延
臣亟舉賢明師傅及講讀之臣不必專用翰詹凡內外臣工
或山林隱逸訪知德行深粹操履端方經術淹通史學貫串
詳練古今深達政體者得十人俾專啟沃朝退之餘卽次第
陳說加以問難理解了然時加紬繹所告者必聖賢之道所
述者必帝王之業日增月益積小致大 聖功養正盛德輝
光所謂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語也由此而

修身以道 皇建其極立綱陳紀皆可恃源而往矣

一曰屏皆欲觀主德之明昧觀其嗜欲之有無而已人主嗜欲除則心清心清則慮無不得而智無不照人主嗜慾塞則心蔽心蔽則慮無能中而智無能燭夫主方冲少又當嗣服之初尤左右近習所乘閒而雜投者也窺人主之嗜欲緣之而進惟患導之不廣順之不速始則迎之以侈繼則進之以驕後則誘之以怠荒凡土木遊幸音樂田獵甲兵禱祠之事無不並興而危亂之至不旋踵矣人主能於此時力屏嗜欲不授之以隙則佞幸者悉退而方正之士乃能前忠直之言乃得聞夫嗜欲豈獨在奢靡蕩佚哉榮夷公好言利齊桓公

好服紫漢孝元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簫度曲被歌光武好圖識決事陳隋二主好詞賦皆足以害俗而妨政況於冒貢非幾失德之甚者哉

一曰博諮訪三代有坐論之禮非特用虛文優臣下亦以謀謨所出動關治忽必敷奏淹晷往復條暢君推誠以詢其臣臣盡智以復於上然後裁決機務莫不曲當耳至秦而此禮遂廢故君臣之情多隔退而上章奏牘繁多動致寢閣事機叢脞往往由此臣愚以爲坐論不能復於大廷且當復於便殿每日朝罷後另行召對自京朝官或方鎮監司入覲者分日引數人召問輪對詢以朝政得失人才賢否四

方水旱宜以何策銷弭姦宄反側宜以何策削平當今設施孰爲先後所掌職業用何報稱必使盡言無隱察其占奏卽以知其人之才略高下其計畫深長者徐加任用其依違飾匿者卽予屏退 皇上亦藉是以周知天下事不當但循常朝之例所問不過百官姓名出身所覽不過隨例章奏名爲萬機獨綜實則以九重而下行六卿之事雖日閱千官覽千奏其於經國遠猷久安長治之謀初未及商度議論豈不徒敝精神於瑣屑也哉昔苻堅之於王猛周文帝之於蘇綽唐太宗之於魏徵馬周後周世宗之於王樸宋太祖之於趙普動必相諮日夕謀議莫非戰勝攻取開濟太平之大略大此

數君者得一二士焉猶足以富國強兵坐致昇平况廣羅俊傑合羣才以濟務夫何患之不除何功之不就也哉

一曰開特科歷代選舉人才蓋亦多途近世專之於進士一科而尤重者詞臣此可謂偏而隘者矣夫務浮文者少實用故大度之士羞語詞章往往韜晦深沈欲求致遠不屑以科目進卽黽勉就試亦多見黜何者今之所向其取於士者不過撫拾虛談揣摩聲病曾雕蟲之不逮此宜駿雄英邁之士掉臂而不顧也而上之人又以爲吾網羅者足以舉職而應務任之臺閣則闕冗無奇任之方岳則威惠不著任之州邑則治理無聞所用非所習曠官尸素固無足怪禍亂之所以

長人才之所以細其弊實由於此夫世非無奇傑也古非無才略也非科目不得進用非詞臣不得驟任將自何途而脫穎哉今誠能破除積習不時舉行特科招徠異士上者將相文武之才次者明於理國安民能任股肱熟於古今事變可備顧問又次者文章典則議論剴切足充制誥臺諫之選或發策試之或使自占所長又令內外臣工博訪下僚及草澤有異才者疏薦之先觀其言隨試以事則懷奇淪滯者皆望風奮躍爭赴闕下此必有負鼎飯牛之佐起而應側席之旁求者矣

一曰先下金陵方今海內幾於無地無賊然用兵有先後急

宜誅討者粵逆也粵逆蔓延徧東南然竊據形勝巢穴所在
實惟白下則先宜拔者金陵也夫逆之初起不過山谷跳梁
得一良有司或一健將足以制之無難焉者而縱之出柙狂
噬橫奔委赤子數百萬於猘兇豹羆之口致令文宗皇帝震
驚於上及皇上纂緒而凶渠猶未就戮斯則前此視師大
臣與疆吏喪師誤國之咎也其後楚南人才奮起提金鼓而
伸大義人百其勇屢挫賊鋒復楚皖淪沒地築鯨鯢爲京觀
拯生靈於水火可謂功冠一時矣然頓兵皖境者又五年於
茲夫賊非無可乘之隙也我非無可用之師也謂敵方眾我
師單而饑竭未敢建深入大舉掃穴犁巢之計昔隋文帝但

用一楊素而悉平吳越交廣之寇唐高祖但用一李靖而悉平吳越江淮之寇豈必興數十萬之眾儲數年之軍資而後發哉在乘機用奇先聲後實而已今粵逆之強且眾孰與隋唐東南之羣盜不聞當時素與靖之躊躇不進也且粵逆倡亂已逾十稔驍渠悍酋死亡略盡今所迫脅大抵齊民日夜思歸勢易解散我據長江上游彼無從掠取糧食勢不能久彼又悉其眾力萃於兩浙迫陬近海警猛獸自投陷昇度其留守金陵必皆老幼不堪戰鬪我若水陸馬步疾下師抵石頭一鼓拔之矣旣掘其根株彼無歸路卽傳檄豫章合力進擊蹴之於海先檄閩中水師伏於甯波並海等口前後夾攻

賊飛走路絕一戰可殲此東晉滅盧循之策粵逆旣殄四方盜賊聞之不攻自潰故曰莫如先下金陵今熟視其淫名僭號據形勢財賦之區睢盱自若毒威肆虐使江表黔首惴惴於死地無所控告久且不復知有朝廷而我猶按兵坐甲不遣一人一騎至城下聲罪致討視若敵國外夷者然夫一日縱寇數世之憂且賊之勢可以衰而復振我之糧亦可久而愈匱恐欲求畫疆而守未可得也伏乞 飭下江皖任閩寄者會集將士尅期東下直取金陵金陵下而粵逆之亡計日可待其餘佗盜皆可折箠笞之耳

一曰早備秦豫今天下兵力及將帥有才望者皆在東南及

燕齊矣而豫州居九州腹地秦中號爲天府苟幸無寇偷過
目前未聞遣重臣開府治師其間以彈壓遠近待緩急之用
臣愚以爲宜擇大臣有文武才略數將習兵者建節秦豫如
古招討宣撫合兩行省爲一專以厲兵講武爲事豫省扼河
而守則賊不得渡卽渡而吾引師蹙其後彼必狼顧不敢深
入就令深入燕齊之師戰於前秦豫之師躡其後賊必殄盡
矣秦守陝洛崤潼之險無令賊得正目而窺則雍涼安堵三
晉宴然九邊諸關鎖鑰皆嚴今不早計因循恬嬉萬一捻匪
粵逆連衡衝突秦豫瓦裂燕齊之禍必重不見元明季世之
事乎故臣謂宜用重臣治兵秦豫募兵不過十萬歲需糧不

過二三百萬日夕訓練足成勁旅所向無敵高可建勦王翼
敷之勛次可爲四方助討不庭及今圖之固未爲晚夫事有
似緩而實急似費而實省者此類是也伏乞下臣議博問廷
臣如策尙非謬便早行措置庶無貽他日之悔

一曰外吏宜量擇才用夫自方鎮至牧守皆爲朝廷承流宣
化爲黎元興除利病者也自非素所練習與講求已久者未
易稱職而報功也竊見比來閩臣察行間有功保薦於上一
切多推用文職外吏大者任監司陳臬事筦藩條甚者且開
府連封圻下者除守令不勝計夫當其在軍中雖能率先士
卒摧堅陷陣殄戮鯨鯢收復城邑疇其功勛宜加優賞但當

制爲虛級如秦時左右庶長漢時亭侯鄉侯之類擇其功多者處之其次厚賜金帛田園亦是慰其志願若有才兼文武者固可持節治民若其不諳文法不習民事不當一擬賞之以簿書民社與夫察舉僚吏及庶獄庶愼之是勤也夫才各有能有不能違才易務必多繆盭徒令奸胥乘隙生其高下之心而小民終不得蒙纖毫之利也自今請 飭下閭臣及部臣凡陣前立功將士非明吏治者則第以武爵及金帛酬之俟賊平罷兵後更予優敘榮以虛級庶於賞功安民兩不相戾

一曰行營宜寬減權算夫兵爲生民之大蠹方倚以平亂則

兵又不能不用然而用財不可勝計芻糧器械之屬非財莫濟也購賞間諜之類非財莫贍也今各行省往往苦賊凡專征及大小將校皆有行營所駐皆荒殘之壤府庫告竭轉輸不繼於是括往來商旅以充軍租號曰抽取釐金在在設局委士人司事其始膺辟聘者多激於出義廉介自持軍不乏饌頗賴其力後則稍稍視爲利藪矣密網峻文甚於羅畢商賈有漏脫者則罰至十倍往往誣陷居多至有罄貲傾橐尚不免於縲紲鞭扑否則坐以軍法水陸要津公局森列皆設礮艇刀仗以威劫制之留難撝索道路以目行營將帥不能悉知但利其無乏軍興而已孰知夫司事者之囊橐充而田

宅增也孰知夫司事者之衣裘華而餽遺豐也援引無賴樹
植親黨日腴月削有加無已末流之弊乃至於此夫出財佐
軍民亦知大義所在不敢怨也獨何爲以苛虐行之哉民至
今日一困於凶賊之抄掠再困於貪吏之勒捐而各局司事
又瀝其髓而吸其膏民之嗥然僅存者特軀殼耳向使權算
雖出培克盡舉而納之行營士飽馬騰何攻不克豈使賊虜
游魂尙在夫兵之所恃者民財也國之所恃者民心也民財
罄兵何以能振民心離國何以能固本欲除賊以衛民而司
權算者乃將驅民以附賊故居隣寇壤之民或且稱揚賊美
謂彼雖逆賊尙能立法寬簡不至苛虐此語豈堪聞乎凡此

情狀特無人爲 皇上言之耳倘悉其如此有不立 詔誚
將剋期平賊蘇此殘黎者哉臣愚謂方今權算雖萬不可罷
其留難苛虐及重罰巧陷等弊概予寬豁且請 飭下各路
行營將帥凡權算司事必選用廉正之人急收將散之人心
則人懷敵愾賊不足平也以上入則出臣繆妄之見自知才
識闇淺文詞鄙俚無當 聖聽然懔懔丹忱惟在於弼成
主德匡贊治術伏冀 皇上鑒其愚昧 垂神省覽臣無任
瞻 天仰聖屏營待 命之至

呈進經論疏 并經論八首

臣竊觀自古人臣進戒之言莫詳於尙書然禹舉之謨略而

雅周公之篇類而參其簡直明切者莫若伊尹之辭臣伏念
皇上難圖新纂適屆冲年念典輯熙日新聖學雖講幄師
儒充盈左右啟沃之效無待他求但臣跼伏懼歛結念闕
廷區區芹曝之忱有不能自己者謹取伊訓及太甲三篇中
要語衍爲論八首不自度量恭呈 乙覽竊自比於眇賦矇
誦師箴工諫之列惟 皇上遜敏餘暇 垂神寓目言雖庸
淺意主納忠或冀 聖心稍有感發是亦所以補助於萬一
者也臣不勝幸甚謹具錄如左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覲治者覲其主而已矣覲主者覲其初而已矣伊訓曰今王

嗣厥德罔不在初蓋納誨在於慎始也墉之峻也視其基未
有削其基而牆不圯者也稼之殖也視其耕未有莽鹵耕之
而穎粟報之者也王者有始和布令之初有遷都革政之初
而莫重於改元嗣服之初春秋卽位書元年者視大始而欲
正其本必返自貴者始天人之向背兆焉祖宗之付託繫焉
其忠良賢俊固踴躍以望事功其奸回邪慝亦跼伏以滋芽
藥內而變幸左右伺之爲進退外而反側梟雄卜之爲起伏
主德明昧於是判國勢興替於是分夫安得而不慎慎之如
何曰修身知人立政修身何先曰稽古好問審理去私近師
儒謹嗜好知人何先曰親賢遠佞詢事考言立政何先曰惇

信明義賞功罰臯審能如是日慎一目功績何不可立禍敗
何自而至昔者周之成王宣王漢之孝昭孝宣後周之世宗
勵之於初者也秦隋之繼世怠之於初者也其勵焉者如日
之升於天無所往而不爲明也其怠焉者如水之潰於防無
所往而不爲傷也勵焉者非遂大治也然而百度以之惟貞
萬方以之康乂功施當時名播後世有不勝其慶者矣怠焉
者非遂大亂也然而庶事以之叢脞九有以之淪亡殃禍及
身垂戒來茲有不勝其悔者矣夫太甲雖少主然成湯典刑
未遠得元聖爲之輔尙懍懍進戒若是況冲年纂統又值多
難之會其可忽乎哉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天下有取之而莫或禁積之而不厭多者其惟德乎是秉彝之攸好也是眾志之所孚也伊訓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其勸君德也深矣夫九成之臺基於累土連抱之木始於萌蘖千里之行起於足下匹士苟慎樞機尙足行蠻貊動天地宋景一言煢惑退舍楚莊撫循三軍挾纘况德之在帝王者哉且夫帝王之德何小之有出一恤民之言而利溥四海矣行一不忍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賞一忠諫而方正盈於朝右矣黜一姦佞而不肖竄於山海矣故萬邦之慶非夸言也夫奇琛委路不知什襲未可謂辨於目者也嘉肴在御不知朵

頤未可謂辨於口者也德之益人豈直奇琛嘉肴已哉奈何
以小而遺之且雖堯舜上聖亦以漸致兢兢日行其道業業
日致其孝至於德盛名章非一日而顯也湯之聖敬日躋文
之小心翼翼莫不積小以致大亦非一日以成也顏淵大賢
得一善猶拳拳勿失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昭烈勅後
主曰無以小善爲無益而勿爲董生有言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人君察此事修厥德日新月盛雖步驟三
五不難也廣運之量光被之休萬邦其頌之矣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君者表也相者景也君者心也相者體也景承表體從心相

佐君莫或違也然其能相與圖功攸終則必歸於主志之克
誠尹之告太甲也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言夏先后能積誠
以倡其相也今夫天之蒼蒼若無爲也分其職於七政凡夫
寒暑晝夜晦朔盈虧躔度進退悉舉而付之以成歲功厯終
古不忒然非一元默運於上則彼二曜五星者安所附麗而
循環往來以助其懸象著明之用哉人君居崇高之勢委付
賢相宜若優游垂拱矣然非堯之欽明雖舜與五臣不能熙
帝績非文武之徽柔執競雖太公周召不能贊王猷鼂錯曰
五帝其臣莫及故自親之三王臣主皆賢故共憂之則非相
獨任勞君獨任逸也明矣故曰風雲待龍虎而後興賢臣得

聖主而後顯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財未有多而不竭者國未有多而不替者然則儉也者其德之所以載而國之所以固也歟尹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當是時主初踐阼豈別無可以恢宏治道者而首進儉德爲永圖何哉不知此尹之深於愛君而工於謀國也夫居深宮之中不知小民之依一旦以冲幼君臨天下富有四海習見帑藏充盈貢獻不絕侈蕩之心易生則左右嬖倖有以官室營繕遊幸射獵撞鐘舞女賞賜無藝進者久之傾府庫竭征輸不足以濟勢必法外誅求困及齊民由是怨讟興危

亡至矣一不崇儉流禍及此欲祈天永命其可得乎夫所謂
儉德者實檢制君心之要術非止節財而已大凡人主方少
志溢氣盈自矜才智往往狹小祖宗規模以爲吾將上掩百
王下轅萬世或慕封禪之儀壇場珪幣徧于羣望或託巡狩
之名所過治馳道飾宮觀千乘萬騎供頓頻煩甚者以拓地
廣大爲威略興師命將征伐不休轉戰於窮邊數萬里之外
丁壯荷戈戟老幼困輓輸中土騷然羣盜滿山國之存亡不
可知又安問遠圖哉乃知人主泊心能儉儉則斂斂則惕惕
則思思則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心生矣圖有不永者乎不
能儉則肆肆則盈盈則驕驕則以欲敗度以縱敗禮之心生

矣圖有能永者乎後世若秦隋之君靡民財以快己意不旋踵而社稷爲墟卽晉武帝唐元宗初皆號爲令主其後侈心一萌或禍作於子孫之世或及身遭難皆不務儉德之過也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天下如此其廣也治天下又如此其曠也然而持之有要焉操之甚約焉尹告太甲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則可謂至要且約者矣今夫人主一身天祖所照臨子孫所率由臣民所則倣紀綱憲令所自頒賞慶刑威所自出也不先治其身而曰吾有權勢法制在惟所欲治耳彼竊竊然議其後

者禁令不能止刀鋸不能勝也雖宮府之內且多扞格況於
國門之外乎况於要荒之遠乎天下譬金君身譬冶天下譬
泥君身譬陶金受鎔於冶泥受範於陶亦修厥身而已矣正
威儀必可則象端嗜好必絕侈縱勿以私喜而輕爵賞勿以
私怒而濫刑戮馭民則懷朽索之危納諫則法從繩之美邪
佞在側斥而遠之忠賢在下拔而進之日昃昧爽以勤政去
泰去奢以節用親禮師儒所以廣智而崇業也被服仁義所
以樹本而流化也起視其下不令而已從矣不戒而已喻矣
指揮未下堂階而化馳若神矣德協而爲明后其驗若此由
是觀之人主檢制其身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上作而下應大化捷於風雷鴻名配於日月
如是其可慕也人主放佚其身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
宗不足法作不順而施不恕怨詛徧於閭閻過失書於史冊
如是其可畏也夫人主雖失道未有釋可慕而蹈可畏者然
而明后不世出由不能修身故也後世如漢成帝之好儒魏
明帝之聰察唐莊宗之智勇挾其美質然皆不能修身不得
與令梓同歸况愚闇若漢桓靈童昏若唐穆敬者哉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上聖之君聰明天亶其次則可積而成也不妄用其耳目而
致精於視聽及其久也亦與天亶無殊昔者尹之告太甲曰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則積之之術也大凡人主視聽有三患不可不知也始於疑成於溺終於蔽以羣下爲不足信寄耳目於近習訶刺外事自矜聰察雖有老成忠智之流直言敢諫之士舉不見納由是機務壅塞災異不知禍亂不聞而危亡立至夫人君能族誹謗誅詖言者莫如秦二世之威能刊章告密鉤捕黨人者莫如漢桓靈之嚴然而周章百萬之師至於關下張角三十六萬之眾同日而起曾不之見聞也豈非三患爲之歟是知人主視聽不可褻也不可私也古者天子垂旒蔽目所以養其明也黈纁塞耳所以養其聰也正目而視者非生民之休戚卽吏治之得失非古昔之成敗卽當

今之利病其他有不暇視者矣有弗視視必遠也傾耳而聽者非師保之箴規卽良弼之訐謨非忠黨之獻替卽皇王之典訓其他有不暇聽者矣有弗聽聽必德也允若茲至德廣運元化若馳凡夫窮欄疾苦官吏賢否九州之內八荒之外幽隱遐逝罔不在睹聞中矣極天下之聰明蔑以加矣夫日察秋毫而不見泰山之形雖謂之瞽可也耳聽蟻鬪而不聞雷霆之聲雖謂之聵可也然則人主視聽亦有所法歟曰日月出於土而升於天人君之視遠也法之天處高而聽卑人君之聽德也法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天設君而以林總之民役之此通義也天生君而以崇高之位屬之此定分也人主據其通義與其定分於是徵令繁而不獲小休驕亢極而不存畏忌是無有持難且危之說進之耳昔者尹告太甲有之矣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今夫民事不可緩也然而耕斂固無敢怠徭役又不敢辭其在卹民之君不得已而役民猶擇其暇而用之何則出以難故也其在暴民之君雖得已而仍役民盡奪其時而用之何則出以輕故也今夫君位罔敢干也然而所推戴者此位所撼搖者亦此位其在修德之君惟以位爲戚苞桑雖固悚然存春冰朽索之形何者視爲危故也其在失德之君惟以位

爲樂億兆將離晏然侈璇室瑤臺之美何者視爲安故也然則人君察此可以深長思矣輟一日之耕賑貽入口之凍餒弛一時之耕作成終歲之流離以此思難難可知矣平旦視朝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出於四門亡國之墟必有數蓋以此思危危可知矣是以古之王者初年於天躬耕於藉雖在合宮總章之中所念者小民之依所知者稼穡之艱卽大兵大役暫妨民事然而誓誥詩歌不勝其閔勞溫卹之意但見難不見輕也古之王者未明求衣不遑暇食雖當赫聲濯靈之代所惕者天命之靡常所戒者小民之難保卽拜洛觀河永保天位然而君咨臣儆惟防其怠荒逸豫之萌縱見安如見

危也若夫主方冲少丕紹大業其於閭閻作苦國家鴻祚容
有未能遽悉誠於二者反覆圖惟日慎一日庶乎民皆得所
上天眷佑有無疆之休也夫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聽言之術衡之於意不衡之於道則獲言之效百不得一矣
衡之於道不衡之於意則獲言之效百不失一矣善乎尹告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夫人未有不以言求進於君者也然而臣有直有佞言有
正有諛爲直臣也者其言必稱述往聖動引祖訓匡國濟時
安民奉法未嘗窺主愛憎希主顏色甚者抑君之私欲防君

之逸豫約君之奢靡不言則已言則未有不逆於君心者爲
佞臣也者其言必委婉將順依違可否謹於忌諱習於文法
大抵偷合取容游移避事甚者長君之驕志違君之過舉導
君之荒縱不言則已言則未有不逆於君志者夫此二言如
水火之不相入陰陽黑白之不可淆也爲直臣必詆諛言爲
佞臣必毀正言此二黨者又相與交攻於人主之前於是主
聽益熒世主則曰吾有以決之矣決之吾心志視其逆遜爲
用舍耳嗟乎此正言所以日沮而諛言所以日昌也主德替
國政隳矣然則言將安決曰亦衷之以道而已矣美惡并呈
惡之以鏡妍媸判矣低昂未定平之以衡輕重分矣故夫言

臣於道卽攻闕失觸盛怒由其言則非心以格政事以修姦
邪顯而不敢逞四夷憚而不敢動是苦口之藥石也國之寶
臣也而安得不用言違於道卽投主歡承主意由其言而
明日蔽叢脞日深朋黨媚嫉者接踵布於朝反側陸梁者乘
機發於下是害身之美疢矣國之螫賊也而安得不舍夫予
違汝弼虞舜之所以爲聖帝也據與我和齊景之所以爲庸
主也於是知人主聽言最難求諸心與志則無不失者也人
主聽言最易求諸道與非道則無不得者也

擬恭進四書直解帝鑑圖說表

臣聞六經賅至道而折衷歸四子之書廿史羅舊聞而得失

炳千秋之鑑宜敷陳於講幄咸進御於經筵顧傳注過深難資啟沃丹青弗繪莫決從違然則魯鄒仁義之言鉤其元先提其要往昔興衰之迹右有史必左有圖斯聖學之初基皇與之先導也欽惟皇帝陛下聰明天亶愷敏性成嗣初服於冲年宣重光於寶籙方資念典用贊緝熙臣竊慮師儒進講遽涉精微侍從紬書未彰法戒謹按前明萬曆時大學士張居正輯有四書直解及纂次帝鑑圖說一則罕譬而喻疏暢易通以淺顯之詞發高深之理一則昏明燦著仁暴分陳得師莫如擇善觸目可以警心此二書者在當時實爲納約於幼吾在今日尤足輔成平上聖徧搜舊籍均得全編

敬用裝潢進呈 御覽藉申芹獻附貢葵悰伏乞 飭下廷
臣重加繕寫更付雕鐫卽 命講讀諸臣以二書朝夕納誨
皇上亦諏諮弗置紬繹時勤 質固狗齊功惟思辨舉切
近尋常之說而悟發於觸類引伸考聖狂成敗之林而效收
於立監佐史悅口者雖燔炙芬芳必先嘗夫梁稻啟行者雖
輪轅堅固必首辨夫徑途由是峻德克明 聖功養正以易
簡知能肇其始以欽明精一底其成則輝光啟於日新繼羲
畫禹疇而並煥 濬哲成於天縱與堯兢舜業以俱隆矣所
有微臣拳拳至意不勝悚息伏祈 聖鑒施行謹奉表以聞
擬陳形勢制置疏

竊惟東南上游制賊之計其最急者有二策一曰合楚蜀爲一使相匡救一曰擇楚蜀險要增置撫臣使任戰守地形雖利非聯絡方鎮無以厚集其力也壤土雖廣非眾建節鉞無以猝防其變也今夫巴蜀之與三楚首尾長江亘索連屬其勢必相倚以爲重以今論之最直賊衝者莫如楚北習與賊戰者莫如楚南境內完富能以餘力灌輸全楚者莫如巴蜀自粵逆倡亂以來鄂渚三陷今雖恢復而殘破之餘仍勤扞禦豺狼側目不忘覬覦未得釋兵而安枕也獨楚南傑然自奮治兵選將人才迭起首繕戈船練水軍遂賴其力復沔鄂克蕲黃屢援江右卒拔潯陽奪取長江鄱湖聲震曰下頻戰

頻捷於皖廬間然而良將多損精銳半耗駸駸有兵財漸絀之虞頃者逆賊又悉其大眾逞志於楚南緣邊州邑衝寶之間終日血戰僅得相持亦憊甚矣萬一南楚不振全楚必危次將犯蜀全楚之屏蔽也巴蜀者堂室也去屏蔽則戰於堂室矣如此而蜀得宴然無事乎及今圖之莫如通楚蜀而爲一夫有唇齒之名而無將伯之實是猶秦越人之視肥瘠也通楚蜀爲一則必取蜀之財資楚以擊賊用楚之兵擊賊以衛蜀東以覆金陵之巢窟北以壯秦豫之聲援昔者春秋之際齊桓晉文合諸侯以建勤王之功東晉之初陶侃溫嶠庾亮郗鑒同盟會師以平敦峻之亂唐時李晟復西京李克用

破黃巢皆大合諸道之兵匡王室而遏亂略今固不可少此舉矣此則通楚蜀爲一一救援之策也聞之千鈞之重非一人所能勝也千里之途非旦暮所能至也蜀起重慶至巫山二千餘里奔流峻峽最稱天險恃爲門戶有急乃請命大府必失事機楚北則宜荆濱江鄖襄枕漢施南介山谷中途雜黔蜀楚南則辰沅永順西界黔粵常澧東接洞庭徑路叢錯津渚回枉皆號爲險隘皆距行省甚遙倉卒有事往返申復請兵請將已無濟矣竊謂在蜀宜增設巡撫一人開府重慶以川東川南隸之在楚北宜增設巡撫一人開府荊州以荆宜施鄖襄隸之在楚南宜增設巡撫一人開府常德以辰

沅永順常澧隸之其武漢黃安德仍隸湖北巡撫如故凡此撫臣皆擇文武兼資忠誠果毅者專治兵馬使主攻討諸習吏事則兼治民否則地方事歸之司道守令撫臣惟取謀勇威勛足以折衝戡亂而已專閫相望壁壘森然戰則有鷹隼奮擊之威守則有虎豹在山之勢亂萌逆節何自而生乎昔宋治西夏以范仲淹韓琦文彥博龐籍開府秦中各治一路皆極一時之選明中葉間增置鄖陽撫治及偏沅巡撫事體宜然今當仿之此則增設撫臣使任戰守之策也二策得矣又有二要定要約明節制是也何謂要約曰撫臣宏濟艱難如共在漏屋之下破船之中必也誠信相與戮力一心無分

畛域而後可楚急則蜀出軍實以濟楚師蜀急則楚出銳卒以助蜀戰楚之戰艇最利蜀之材木最饒以蜀材佐造艇以楚士教蜀卒而戰艇之利楚蜀同之矣其他皆有無相通長短相資安危好惡無不偕同要約一定豈惟固境卽殄賊有餘何謂明節制曰撫臣晝亶自守慮其進止不一也功相競而過相諉也負材好勝不相下也必擇亶臣中班秩最高有德望能容納者受經略之任以節制之其不一也則齊同之功則請於朝而獎之過則請於朝而糾之不相下則調協之誠如是節制明矣節制明而戰之克實師之和也方今天下地利兵力可用者無如楚蜀然非通而爲一與眾建節鉞則

無犄角之力有交敝之困而地利兵力卒歸於無用賊人不
滅日蔓延矣速圖變計以強楚蜀則猶可用也且夫天下非
無事也粵逆卽平耽耽竊發者猶恐變生裏表急強楚蜀非
止平賊也且可防他變悠悠者不察或以爲驟變成法無當
機宜又疑外權太重懼啟異時藩鎮之階不知從容之曰貴
在守常而襲故多難之會貴在因事而制變彼唐時藩鎮所
以跋扈者割裂河山界之大盜固宜其干紀犯順尾大不掉
也今所擇諸臣皆忠亮開濟憂國忘身之人竭其智能展其
力用慎固封守芟夷反側上以翊贊中興下以安全萌隸何
至有驕蹇縱恣不守臣節之患哉凡此二策二要惟在豁達

大度斷而行之擇人而任之厚集其力猝防其變楚蜀之勢
必強楚蜀強而戰必勝攻必取四方可無風塵之警矣

晉人云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人卽有治法法者依人以立者也人之所不至而法生焉法制於人之所顯爲而人遁乎法之所不及於是乎法窮樞言者所以濟乎法之所不及而使人以自爲者也監利王君柏心字子壽博學篤行名聞諸方而吾以爲是天資近道人也嘗客遊西塞以所見聞綜輯爲是編予來楚中讀而愛之君之爲書通達似荀悅激發似王符純粹似徐幹不爲危言極論迂詞誕語而使人悠然自得於簡編之外讀之掩卷而慨然有餘思也君志行醇潔有慕東漢諸君子有所著書亦輒近之有宋曾鞏氏謂中論之書不悖乎理又能充其所得乎內者旣察其意而賢之

而又知其行之可賢况予之親見君而得之又其文詞明白昭著如此雖未知他日所以見諸行事者何若而執志純固較然不欺豈非所謂天資近道者與易繫詞之言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哲之人有因言而信其行者矣况予之親見君之行如此者哉或曰子引曾氏之美中論以美是書當矣顧曾氏又有言曰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蓋亦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之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而子乃欲廢法而任意得毋過歟子曰所貴乎法者貴其能適變也有不適則雖聖人之法亦有可議者矣孔子所謂與時損益者也王子之意非謂廢法而任人乃欲任人而用法也

而子乃以刺繆譏之子則過矣且王子方爲世之賢智者言之而子顧以庸陋乖刺爲慮豈其然與客旣退遂書以爲序
道光十九年春季春朔日樊姚椿序於鄂城之古楚樓

樞言

目

審宜

旌意

責實

脩約

覈才

廣議

擇吏

寓政

禁末

導俗

王言

正諛

學譽

疑信

量交

辨言

百柱堂全集

樞言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審宜

順而布之謂之政貞而守之謂之法揆而協之謂之宜政雖善弗宜則滯法雖良弗宜則格投丸於峻阪六翩遜其疾者形便也決水於上游駟馬謝其速者勢利也轂之轉者善馳驟樞之運者善開闔治之宜者善張弛度其宜慎厥謀罔弗脩操其宜率厥功罔弗從知以辨之仁以達之義以斷之信以固之審宜而治道得矣宜有四因因天因地因時因民溫肅肖春秋舒慘肖陰陽風雷雨露統鉞之用也七政五緯憲

令之符也。腠飛字管過者也。淫潦亢旱傲愆者也。耕斂有
候開塞有期。先者躁也。後者慢也。是曰因天。九州之土不同
性。五土之性不同。植下者謹蓄。洩高者廣井。渠麓豐林。木澤
任蒲魚毋封其利。毋開其爭。毋逆其理。毋竭其源。是曰因地。
承弊則救焉。蒙業則安焉。漢高之除秦法。世祖之併郡國。滅
吏員。宋藝祖之削藩鎮。承弊則救也。曹叅之清淨。霍光之與
民休息。宋璟之善守法。蒙業則安也。井田封建。肉刑漢以下
不能復者也。府兵租庸調之法。唐以下不能復者也。虛美不
必崇。浮文不可尙。齊枌阿縞以敵寒。不若羊裘垂棘。連城以
通商。不若泉布酌其愛濟。其窮是曰因時。風氣有強弱。習尚

有文質勿炫之以智所未周勿強之以情所弗安翱翔乎雲
霓飲啄乎江海者鳥之常也設組帳以處之陳鐘鼓以饗之
則曠而悲矣馴服乎銜勒饜飫乎芻豆者馬之常也飾繒綈
以衣之列醢醢以薦之則駭而蹶矣民可順不可拂可安不
可擾微而導之使自蹈之徐而喻之使自赴之是曰因民夫
爲治者無憂政令之不行也憂其弗宜而已如注尊然不溢
不竭如操尺然不贏不縮下之從上猶景響也得其宜何患
弗從若夫矜私智泥古典矯焉過正膠焉罕通譬卻行而求
前吾不知其可矣

旌意

任左右尚姑息爵及私昵罰弛姦慝是謂婦寺之政納佞諛務虛美上違道以欺下下矯誣以罔上是謂聾瞶之政刑賞虧替禁防隳敗情不足相繫制不足相維是謂痿痺之政科指備具綱目繁猥可否必稽於法輕重必依於令婦寺聾瞶痿痺之政舉非所患中主以下率而行之可以無大縱軼若夫英主則在能旌吾嚴斷之意而已矣法之必行者非嚴也意之能行則嚴也令之必行者非斷也意之能行則斷也且所謂嚴斷者豈待峻刑鯨之典設斬剕之科哉亦取夫相蒙相習者以吾意破除之已爾意不可消消則亂意不可漬漬

則玩英主當有所縱舍以蓄其果決之氣有所簡畧以養其清明之體一旦機括所在則出吾意以震動之無少濡回牽制出乎法令之外入乎民情之中爲揣摩遷避者所不能及然後真才奮焉詭隨讐焉四方說焉如日月之行乎中天而無不瞻仰也如雷雨之作解而百果草木無不甲坼也夫君者制法者也非奉法者也出令者也非守令者也應龍之蜚騰變化者領必有尺木猛虎之制伏百獸者脅必有威骨漢孝宣之世吏多虛增戶口所上風俗悉虛詞飾說孝明之世朝廷皆爭爲嚴切以避誅責以二帝之明弊尚若此豈非狃于法令而意不伸歟或曰唐德宗宋神宗明世宗能伸其意

矣而嚴斷之弊禍甚庸主何哉曰三君者仁不足剛有餘焉
明不足愷有餘焉不善用其意則又剛愷之過而非嚴斷之
過也

責實

爲其事未有無其實者也計其功未有不自實始者也實立則名從矣是置表以取影也名存則實亡矣是按圖以索駁也舍名就實者萬舉而萬有功得名遺實者萬舉而萬有弊天下所以赴功遠罪者非恃吾能賞之罰之也又非恃吾能信賞必罰也恃吾賞當功罰當罪僞者不敢蒙而似者不敢亂也由君身而大臣而庶僚百職事由國而邑而鄉合之若一人運之若一身豈操術異哉嚴杜其浮罔切中其要會焉爾是故令簡而易明法成而可守明如日月疾如風雨貞如金石此責實之効也治之敝也上以名責下下以名報上上

曰必求諸法令下亦曰必求諸法令法令至繁多也君若臣
非能周覽而盡識之也則必舉而任之府史之徒夫英君營
相盱衡默運于廟堂百官有司奔走勤勞宣布于臧守卒之
制取舍進退者皆出于府史之徒聽其顛倒而失序則甚矣
徂于名之過也徂于名必好察必好詳察者數也詳者末也
有天下者任智不任數操本不操末無所不察則無所不蔽
無所不詳則無所不遺上所勾檢者唯名是從下所覆告者
唯名是應非不勵精也而稽滯者如故非不綜理也而增飾
者相仍名與名相求名與名相蒙然則法何由不蠹令何由
不圯乎有匠于此虛語般僇寶未嘗親斧斤也而信之則主

人不免風雨之嗟有鑒于此巧陳盧扁實未嘗運鍼石也而信之則病者將有浸淫之困一身之微焉凡求安與生者猶必務其實奈何舉國家之政而相徇于名屬有叢脞之咎將誰任之且夫天下之心意攝以神明者恒肅攝以耳目者易玩天下之事功厲以志氣者必集厲以文法者多隳與其法多而僞者蒙之不如減法而去僞與其令繁而似者亂之不如蠲令而絕似僞之生唯實可以已之似之滑唯實可以正之夫獵捕禽獸者罝罾也操縱掩合者人也名罝罾之類也實操縱掩合之用也委罝罾于野而曰吾綱目畢其將坐待其獲委法令于府史而曰吾綱目畢具將坐致其効焉雖大

愚者猶信其不可已

脩約

天下有要術焉脩約之謂也以約則明以約則定以約則逸不知夫爲政者將求其明歟抑求其蔽歟求其定歟抑求其擾歟求其逸歟抑求其勞歟行滄海者簞斗朽而已矣齊方員者執規矩而已矣古者事簡治亦簡後世不能不趨于繁者勢也事繁而吾之繁者又倍焉至乃疲耳目殫神明卒無以勝之甚非馭繁之要也夫政莫大于賞罰善制賞罰者取其鉅者著之令典餘則默司吾意使巧者無所探測堅守其常使後者無可推移是故有不形之諭告而諭告不能逮其神有不勒之金石而金石不能並其貞無他約故也不善制

賞罰者無所不備無所不詳千科萬品日以增加奸未起而
以智兆之弊未開而以端啓之凡吾所爲疲耳目殫神明者
將禁奸祛弊也今乃適以兆奸啓弊則何爲勞勞焉增加無
已哉況夫未來之奸有不能勝窮未來之弊有不能勝料者
乎是故關防之合繁而士益僞比附之條繁而獄日滋何者
立法之始本欲其斃于法之中不知反遁于法之外本欲其
持于法之後不知已骫于法之先本欲召奇傑而僥倖者輒
轆焉本欲杜豪猾而譴張者萌芽焉且夫關防之多至不足
召奇傑比附之多至不足杜豪猾亦無爲貴多法矣鏡之含
明非逐物而預構其形也鐘之儲聲非厲聲而起迎其叩也

老氏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又曰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其知約也夫其知約也夫

聚才

古之聚才也儉於數而寬於塗後世之聚才也狹於塗而豐於數古之聚才也易於取而慎於用後世之聚才也慎於取而輕於用古之聚才也畧於言而詳於事後世之聚才也密於言而疎於事此真偽之所由各判而功效之所由相遠也歟成周選造之法尚已漢制郡國口二十萬人者令歲舉孝廉二人百萬者舉五人合天下計之歲不過百餘人數至儉也然此外又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茂材異等之舉已又設四科最後嚴尤幽隱者天子至以元纁玉帛親聘其廬則塗又未嘗不廣也賢良文學等應制策皆訪時務不合者罷遣

優者補博士議郎居官風議必時政得失不復以虛言相試
及出典牧守入居九卿必行能尤異故其時人無浮競之心
而咸自奮於事功唐以後則舉天下之才悉約之於進士之
途優第者予館職試必以聲律對偶之言循資計俸高者擢
諫垣躋卿列次亦不失爲牧守故輕躁者懷進闕冗者取容
而才猷智略之士無由自見夫古之制爵非加貴也古之授
精非加厚也俊偉卓犖之流古非盡降於蒼昊求諸域外也
然而人才畢萃於朝智能畢展於下者涉勵得其權而綜覈
得其實故也蓋儉於數則浮濫絕矣寬於塗則俊乂出矣慎
於用則巧僞革矣詳於事則功能見矣後世不然恒使英奇

者裹足而僥倖者攘臂則其弊亦畧可睹矣刻木爲鵠羽翮雖具終不覩翰飛之疾也匱金爲驥骨骼雖具終不睹步驟之奇也人主誠欲覈當世之真才唯使之獻替可否講求經國遠猷隨其才用試之以事較能否爲遷黜如此則才無不奮政無不舉功無不立其與按虛名而索實効必相去萬萬也

廣議

天下之懷忠愛矢亢直感激而不顧其他者山林敦朴之士是也漢唐之世置臺諫矣又置博士議郎又設直言極諫科凡以招徠山林敦朴之士或值主德有關或遇時政有謬博士議郎及應詔之士皆得上封事伏闕犯顏其言之激切往往天子變色宰相避席豈其時士獨敢言哉拔之尤異以作其氣容之至廣以開其塗起新進則無繫戀顧忌之私由特達則無門戶黨援之習此士所以樂陳鯁亮而前世恒收其効也且夫朝廷置官唯宰相與諫臣不可用資格宰相代天理物非道足經邦莫能居之在乎人主之慎擇而已以資格

用之則鼎鉉輕矣諫臣職在繩愆糾繆與其通敏不如其體
直也與其華辨不如其審諤也由資格則彙氣銷磨必多瞻
循必立朋黨之論有所避攻計有所私建白者唯科指之纖
悉而已宮廷議論則未嘗聞也糾譏者唯東事之旬長而已
利弊大端則未能及也苟幸無過徐待遷秩爾人情誰樂舍
坐致之効而蹈不測之害哉誠如博士議郎得應詔上封事
則宜無此弊也何者立朝尚淺爵秩尚卑有感激之心無回
枉之氣與由資格居諫垣者固不可同日語矣論者曰山林
之士狃于古戾于今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有利惡用是
喋喋者爲應之曰世未嘗無賈誼陸贄也才如二子尚謂其

紐于古而戾于今乎人主誠有意乎山林敦朴之士以其言
攷之不可采者罷遣其有議論達政體忠款結丹素者處以
博士議郎之職使益練習時事若當職唯諾則不得遷答其
謀謨英亮志存獻替者擢之使居臺諫激勵而用之則固執
政之才也夫太阿之陸剗屏象水載鴻鵠者鋒銛也鷹隼之
排疾風而上征撇層雲而下擊者翮勁也匣而懸之緜而縶
之則無割斷搏擊之用矣今夫封駁之制久廢於門下中書
當英君睿相時必無過舉設萬有一焉言官抗章而爭之固
已後矣何如博士議郎先事風議之爲尤善也

擇吏

自古世雖極治奸民之輕險者不能絕也小則鬥暴劫奪觸法抵禁大則竊鑄鬻鹽吏人莫敢誰何又其甚者倡邪術誘愚民譬虺蛇莽蜂無時而忘毒螫其所潛伏大抵山谷峻僻及緣邊州邑所恃乎遏奸於未萌銷患於未形者在良吏而已凡此州邑其擇吏視他邑宜尤重其良吏之被薦擢視他邑宜最先而世之從政者往往反此謂地僻則政簡壤狹則功寡不足容才吏唯初從政或左遷及疲老者始往視事報最不得預祿入不能以自給官其地者輿謫斥同強者則以爲大吏且棄我脩廉潔勤吏事終無由上聞也行吾指克而

已弱者卽不敢肆爲股削然民之疾苦不聞山川阨塞險易
之塗不知戚戚焉以不得去此爲憂何暇治詭隨擊強禦懷
遠大之謀哉夫民也以僻遠之故累數十百年不見賢長吏
繇是黠桀不逞者無所顧忌從而侵暴之又從而迷罔之乃
始囁然弗靜也屬有水旱之菑乘間竊發旁郡邑不得高枕
而執政者慮不至此何其智乃居曲突徙薪下也始也慎簡
司牧不過一指撝之勞繼也徵師糜餉或窮歲月未能定無
乃好難而惡易也乎且僻遠之於近邑猶四肢之於心腹也
今有人於手足則任其拘攣蹙蹙而惟心腹之是治豈得謂
善養生者哉誠令巖疆邊邑之吏皆擇其簡重有方畧者寬

而不弛嚴而不殘明而不苛安善良糾豪強聯什伍禁游惰
廣德惠以招徠之察荒歉以緩輯之操縱設施視便宜所在
試之三年有異績則居課最之先或就加推擢或移治繁劇
一切比近邑令長爲優如此則所選得人爭自奮勵不期而
邊僻州邑大治邊僻州邑治而近邑莫不治斯誠過奸之上
策銷患之良圖也夫龔遂治渤海李固涖泰山當桴鼓倉皇
猶能宣布威信折衝千里皆良吏已然之效也而況使過之
於未萌銷之於未形者哉

寓政

行什伍而不開告坐之門不如無行也開告坐而不設賞罰之科不如無開也周官大司徒之教有保受貽救凡以敦任恤厚風俗而已其時民皆同井而居三時務農隙則講武無暇爲奸奸亦無所容奚取乎告坐賞罰管敬仲治齊立軌里連鄉以寄軍令而齊大強商鞅治秦嚴什伍力耕守法而秦帝天下唯能開告坐設賞罰也後世保甲起此然効未見而弊日滋何哉充之不擇人遇之不以禮徭役徵索悉在其身胥吏又從而凌轢之猾者乃與胥吏比以困齊民每遇賑貸則張虛籍抑貧窮無敢與拔者至於姦宄之出入盜賊之剽

掠未嘗發舉罰固不及也發舉焉賞亦不及也若然則法之所重意之所輕也名之所從實之所違也而世之求遏奸止暴者猶一則曰保甲再則曰保甲吾不知其効安在也今誠使慎擇其人一切罷其徭役稍加以禮貌吏胥無得侵暴之其什伍相附聽民自爲聯屬減去文籍唯專其責於保長里有通奸徒宿匪黨者以告於令長所告實予之賞或不及發舉而先時掩捕所捕實予重賞告與掩捕不實有重罰隱匿阿縱有重罰令責之保長保長責之什什責之伍如此而奸不遏暴不止者未之有也或曰鹽徒公行邪術煽誘豈保長所能制乎曰有寓政之法在寓之如何視州邑有山谷險隘

則仿三老游徼之職因其地稍增置之稍募丁壯村立農官
市立市正又開醜徒以自相告捕皆策之宜行者也三老書
其孝弟訓其不率游徼主訪捕謹障塞民有強力願習技擊
者游徼以時教閱有追胥則預農官訓課耕桑旱潦以時聞
市正譏轉鬻奇淫與不軌之物有則以告其鹽徒教匪募有
能自相告捕者賞其畢擒捕首劇者予之賞使彼腹心自攻
則支黨披散此趙廣漢張敞虞詡之策也凡此諸法尤在令
長督察振勵之則民安而俗善矣夫政之必行者雖酷如徒
木棄灰人無異議政之不行者雖惠如賜酺貸種恩不下究
肅與玩殊也故曰虛舟不能以自運虛車不能以自馳制備

法良而歸於有弊無効則行之之過也保甲其一端矣

禁末

末亦多途矣商爲之首先王爲其妨農也恒抑之秦發民戍邊先舉謫次市籍漢高卽位復取賈人子折辱之顧趨商者益多以天子之威不能伸令於庶民誠事勢之不可解者故鼂錯之言曰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然其時商猶有功於農未甚困農也農之所挾粟米布縷所需百物之用所挾不能流轉所需不能羅致商從而懋遷之於農甚便獨奈何重折辱之今之商非昔之商矣不唯妨農且困農不唯困農上自貴流下逮輿臺商皆鉤取其贏餘而困之何者敦樸之源絕而奇袤之風熾也百室之聚必

有數十家之市千室之聚必有數百家之市萬室之聚必有數千家之市核其器用裨衣食者財什二三餘皆炫耳目蕩心志者也且夫商之所以奔走人者在役末技在通番貨二者殃之門蠹之府也古者造作之區官攷其効工執其藝必中程必利用非是者有禁故詐僞毋敢作今也工之習恒業者困與農民等而末技之徒窮極工巧日日增加財之源有盡巧之寶無涯以有盡徇無涯安得不竭其番貨之奇淫又千百倍於末技挾無形之歎毒燥九州之膏血開尾閭之壑蕩四民之筐篋此二者商皆籠而有之夫利散於末技猶曰吾民也使利散於番舶是豈不可爲痛心者乎然則返之

之術唯在躬行節儉倡之於上始自貴近及乎編氓然後優爲之卹厲爲之禁而已矣農宜卹者也今令農有能力耕倍收不出鄉里者復賜爵之例寬其徭役則趨農者必益奮商之通有無佐衣食者如故其有敢役遊技通番貨與爲遊技者厲禁之禁之不率則著之下籍別其衣冠徭役不得代子弟不得預試入仕宦令吏以時閱市之百物有奇袤不申法度者售與購皆有罪州縣舉其要以此定課績殿最行之十年或者末流稍衰乎不然吾懼夫公私之財力畢歸漏卮後欲救之而無及也

導俗

俗之薄由讓道之不達儉德之不昭也古者君讓善於天臣讓善於君子讓善於親士之應選舉也有讓受爵位也有讓下及觴酒豆肉道路州巷之間不期而讓道達焉古者天子卑宮菲食諸侯制節謹度羣臣大法小廉以逮庶民食時用禮不期而儉德昭焉何俗之厚也導源於上而民皆敦勸於下也今自一介之士其視祿位皆憚然有欲得之心居之不辭營之無已百金之子靡衣媮食與貲累鉅萬者等朝廷教化非不行也法度非不具也而俗以浸薄則士大夫所以倡率之者過也讓不達斯爭競起矣忠信衰矣儉不昭斯品制

賸矣財用匱矣此蠹化傷教之大虧法敗度之深而有位君子不急圖所以矯之靡靡之貸日甚一日不知其何所終極也夫所謂讓非虛崇美節也必有好善之實有知人審已之明所謂儉非苟爲蠲嗇也必內檢其縱佚外酌其品式唯士大夫始能深求而力行之彼愚民何知視其表而隨其流斯翕然從之已耳且是二者囂凌之隄防驕僭之銜勒也決川瀆於平原無隄防以禦之則橫流彌野矣騁駟馬於交衢無銜勒以制之則奔軼僨轅矣俗之澆漓固無形也然較有形之患爲尤切士大夫任風化之責卽恬不爲慮又不躬行儉讓以先之欲俗之復歸於厚安可得也

王言

王言者敷治之韜鐸達化之樞機擇其人以代言不可不慎也書曰出納惟允詩曰王之喉舌唯得人也虞夏商周之間君臣兢業聖賢相遇其咨命陳謨矢言誕告莫不閔以遠典以則繇當時代之言者皆聖賢之徒也繼是以降其莫善於漢之詔令乎有恤民之仁有謙約之德直而不僣文而不靡其策命則肅以正其延訪則溫以麗其戒厲則嚴以斷其褒勉則和以裕賈山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往聽之願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第五倫爲督掾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蓋言之效如此及東漢

之季尚書陳忠上疏曰諸郎多文俗吏罕有雅才每爲詔書轉相求請詞多鄙固漢之文詞自是少衰矣唐宋皆中書臧制詔擇文學尤異者使視草時主好文則益趨於浮侈矯之者悉返以質或徒類乎律令文者過矣質者亦未得也然唐臣如楊綰陸贄李德裕輩率能揀過失中機宜雖阽危之際而勅書所下驕將悍卒無不惕息感激況施於政事脩明之時者哉由此觀之言固未嘗無効也天之所以章者象也雷之所以詔者聲也日之所以麗者光也王之所以播者言也象不著無以儀羣動聲不奮無以震遠邇光不耀無以燭幽隱言不脩無以昭法守夫經國之本非繫乎言然王者有言

將以決百代之嫌疑定萬方之軌則布之史策垂之子孫當
朝政方隆動作可書於後而代言者務擇其人綸綍之美豈
惟遠追乎漢唐之盛而已

正諛

諛之興也非一日矣其始以賤導貴以愚導賢而諛猶可正也其後以貴應賤以賢應愚而諛不可正矣凡人之納諛也有漸才高而自矜者則諛中之內柔而自恕者則諛入之好同而惡異者則諛迎之人之習於諛也亦有漸輕其不足譏也而以諛欺之憚其不可忤也而以諛謝之悅其不我違也而以諛答之此皆未至趨勢蹈利之甚明智君子咸能知其失然漸之不謹則流於諛而弗自覺甚哉其可懼也凡諛者溢量之施將有所中其欲也所欲既中必有所反反而愈騁必加溢焉是謗之梯也譴之機也驕之藥也明智君子奈何

甘納之而甘習之且夫已嫉諛而樂受人之諛譬不爲都市之盜而攫錙銖於滕篋終爲有竊疾人也已從諛而欲禁人之受諛譬以桀之徒誚跖之行也昔張子壽之鯁亮然憚巖挺之而悅蕭誠司馬君實與韓稚圭廷爭侃侃不阿及柄國變差役則格范純仁蘇轍之議而用蔡京彼皆賢者猶有所蔽況不逮二公者耶或曰異以行權不猶愈於許以沽名乎卑以自牧不猶愈於亢以忤衆乎曰異者順乎道也諛則違乎道卑者正其身也諛則枉其身士行諛而砥礪之意衰臣行諛而嚮諂之風替衆諛既盛孤直自沮若黑之變絲蓬之變麻不與之俱化不止故夫喪人之善長人之失蔽是非而

掩功罪莫甚乎諛明智有位之君子欲正人心矯時弊必自
去諛始矣

學譽

有積學以致譽者矣未有積譽以爲學者也天積氣而勢崇焉山積德而壤附焉川積刑而流歸焉士積學而譽至焉古之君子無求譽之心也皇皇憂其學之不足而已始之孝弟以基其行本之詩書以研其慮循之禮樂以滌其邪率之仁義以長其善體之忠信貞廉以端其軌稽之理亂興廢以擴其識其未得之也蹙然不敢自安其既得之也抑然不敢自是潛而不耀立而不溢夫然故道立於此行動於彼播乎家庭達乎州黨聞乎朝廷名譽之來也匪伊朝夕已後之君子非學是積唯譽是求非唯求之又捷得之以虛聲炫實聽以

僞行獵高名攷其本末經緯未有見也而藉藉者相屬焉謦然自以爲得計方譏積學者之拙於應時也亦已謬矣故曰枝葉之言上士弗稱飛蓬之聞王者弗賓謂譽之無本也夫學猶染也漸漬深而丹青黼黻之文爛焉不然則續畫而已矣久且繼之以剝落學猶耕也穡蓂力而穎粟堅好之收倍焉不然則鹵莽而已矣甚且雜之以秕稗層青生於幽崖而梯山者不憚其遠明珠產於赤水而采淵者不避其深火不言烈而燄灼焉石不言堅而體貞焉林之茂鳥斯集矣餌之芳魚斯至矣君子審此有積學以致譽無積譽以爲學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蓋言學也又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蓋

言譽也

疑信

有信有不信信也無不信則惑也有疑有不疑亦信也無不
疑則惑也信可信信也疑可信則惑也疑可疑亦信也信可
疑則惑也天下有是非焉是其可是非其可非而是非定矣
天下無是非焉是者以非爲是非者以是爲非而是非淆矣
適南者謂去北而南矣俄而猶未離乎南也適東者謂去西
而東矣俄而猶未離乎東也滅之亡羊也以博奕殺之亡羊
也以挾田皆大惑之類也學者之疑信何以異是古之君子
雖明不如離朱聰不如伶倫算不如隸首推步不如大撓而
不害爲大智唯慎其信而闕其疑也後之君子雖論窮六合

之表心探二氣之先著書多於五車放失羅乎百代而不害
爲大愚唯舍其信而求其疑也文得尚而載之武得箕而訪
之顏得孔而師之信可信也行雕龍而後之惠堅白而鳴之
列御風而行之信可疑也夫身心之間倫紀之地若經之言
若史之言理亂成敗之機生民利害之大此宜求其信者也
亦旣博且闕矣今舍其昭昭而求諸冥冥譬索白日於長夜
徵飛霞於炎洲也故曰言天地解者謬也言不解者謬也言
解與不解之謬者亦謬也且絀於理者必伸於氣氣盛則辨
辨盛則爭如市賈焉如聚訟焉亦安睹疑信之所從耶然則
何以專信曰莫如存疑何以別疑曰莫如崇信

量交

巽而正恭而無失處上交之道也肅而不慢惠而不曜處下
交之道也虛而有容和而不流處汎愛之交也善則相勸過
則相規處同心之交也敬以遠狎厚以遠薄處故舊之交也
開之而後達其衷測之而後入其言處新集之交也交必信
未有已不信而能孚於人者也交必慎未有始不慎而能固
其終者也信矣慎矣擇之以明推之以恕而交之道得矣易
合者必易睽好譽者必好毀多同者必多異怨莫大於情望
深隙莫大於求無已譽莫大於廣攀援殃莫大於痛繩人尙
其公無尙其通交乃有功執其貞無執其情交乃可成貴元

黃之適於色也不貴琴瑟之膠於一也貴淄澠之呈其味也
不貴甘醴之湛於醉也貴椒蘭之襲於久也不貴莖茅之變
於後也易著三人之損復昭二人之同詩陳伐木之仁復戒
陰雨之薄百爾君子敬哉敬哉交而後量則必敗量而後交
則无悔

辨言

言有要匪理無言也匪事無言也言而弗涉乎事理是去薪求火之類也言而弗當乎事理是歧路亡羊之類也君子之於言無所苟也無弗辨也辨之奈何衷之於理而核之於事事理合矣進而察其言之氣象則罔有遁矣或曰莊論未必無僉王正議未必無浮僞辨亦綦難曰無難也膏盛則液流波盛則瀾動珠玉之伏於幽深者其光華必見乎山川蘭芷之秀於礪谷者其芳馨必扇乎林莽心之精結而爲言是衷之旗也言之蘊溢而爲氣象是誠之藹也安可掩安可誣故言之寬以裕和以暢者其人之慈仁溫良可知也言之靜以

正肅以慤者人之恭儉好禮可知也言之疏以達閑以遠者人之英亮開濟可知也言之莊以敬廉以潔者人之亢直不回可知也爲險峭察慧之言者其人必刻深爲勁悍驚戾之言者其人必果躁爲曲謹和媚之言者其人必諂佞爲浮艷夸毗之言者其人必侈蕩凡若此者攷之於事理察之於氣象皆昭然可辨也夫事理之於言猶組織之有機杼機杼設而綈紕錦綺無不稟以受成焉猶肌膚之有筋骸筋骸具而運行止息無不率以聽命焉氣象之於言亦猶染采之有淺深血脈之有榮悴也推此以求其於辨言也弗難矣且言非徒以醇疵求也諸子百家未必悉協於理濟於事其偏倚暇

類或不可勝舉然持之也有故如水火金石較然不渝其
以待取者而各適於用後世之言撫矣蘄矣溺矣蒙矣附於
理而實離托於事而益疏辨之無足辨者則立言者又當自
植其本哉

曩在隴右爲樞言十六篇甲辰春至都益陽湯海秋農部見而稱之曰是當在昌言潛夫間盍多爲之亡何海秋歿感其言時休沐少事歲行盡矣意有所觸次第成之得九篇而止名之曰續樞言

道光甲辰季冬旬有八日子壽自識

君臣

信臣

明是

官才_上

官才_下

謀備

七竈

防侈

糾慢

君臣篇

君道莫大於去疑臣道莫大於去私君莫急於選賢臣莫先
於不欺君能斷仁乃全不能斷傷其仁臣能公才乃裕不能
公喪其才君尙察則臣飾詐君好名則臣進僞君治事則臣
避事有君於此却封禪罷貢獻躬服弋綈器無文飾則恭儉
之君也然舍其大而圖其細謂之賢於佚奢可矣無益於治
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恭之容矣而外戚卒攘其
權唐文宗袖經三澣有儉之節矣而奄豎實制其柄綜核句
稽章奏皆親覽收令皆召對則屬精之君也然周於近而遺
於遠謂之賢於叢睦可矣無益於治也隋之文帝唐之德宗

明之世宗是已不妄詆阿不輕殺戮則慈惠之君也然不操
威福而行姑息謂之賢於刻薄可矣無益於治也漢元帝明
建文是已畏慎者人臣之節也孔光不言溫室樹而輪情于
氏李息懾於張湯胡廣趙戒屈首於梁冀夫安取畏慎乎報
稱者人臣之職也以詩書進取而以刀筆事上陰陽人主之
意識平準均輸議告繕權算不聞其引義慷慨也夫安取報
稱乎寬端者人臣之度也王導不誅郭默而陶侃譏之蕭俛
崔植議銷兵而朱克融卒亂幽州夫安取寬靖乎有小國之
君有大國之君有天下之君有修職奉法之臣有表率之臣
有社稷之臣制節謹度小國之君也恤隣字小翼戴王室幹

不庭方大國之君也幣達大度知人善任使天下之君也罪
其職業布其憲令早夜以思無敢越畔脩職奉法之臣也甄
功過慎舉劾虛公以濟之廉潔以倡之表率之臣也憂國如
家能斷大事患未至則思防之奸未進則思遏之日夜詢求
天下之賢才察其文武幹畧緩急需人則以告於其主而任
之是社稷之臣也凡君積疑必矜明矜生愼愼生蔽而情之
通者寡矣臣營私必怙寵怙生驕驕生忌而才之進者寡矣
故賢君如天賢臣如眾星天積剛以運其健積陽以盛其光
廓然大公執真宰而御萬物賢君法之故政無不理眾星順
南北以經緯乘寒暑以伏見粲然成行準繩度而佐二曜賢

臣法之故紀無不肅

信臣篇

記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賢君於其臣禮貌以隆之誠意以孚之爵賞刑罰以馭之明示好惡唯其信而已矣不信則情弗通也情弗通則事弗濟也凡君之不信其臣者必曰植黨營私於是有挾術任數以示不測者矣有違衆用舍以矜獨斷者矣不知實導之植黨營私也矣以明其然耶術數者韓非鼂錯以此教始皇漢景始皇能却制其臣下而不能制趙高之爲亂漢景用錯言釁啟七國幸錯誅而止任術數則必尙察尙察則必寄耳目所寄耳目不必皆正人也則必有小人起而迎合之以發陰私舉苛細爲忠誠於

是小人又引其黨陽示孤立無所附麗實陰相比黨而陽傾善類人君顧喜之以爲能破除朋黨其有二三忠直志同道合偶涉論薦則必以朋黨疑之忠直者雖欲以其信自結於主而主愈不信此任術數之過也人主欲用舍之權操之於已宜也然議論必采之至公以衆論爲朋黨而違衆獨斷任謀議者不必達治體任兵戎者不必明孫吳則燕失之於騎劫楚失之於子蘭唐元宗失之於李林甫德宗失之於盧杞文宗失之於鄭注李訓此違衆之過也夫君子自不爲黨而不能不自爲類何者律身之廉相類也體國之忠相類也任事之果毅相類也相類必相悅相悅必相引又皆顯然爲之

曰言於廷無所避飾小人異是雖隱相比周而外示孤立善
匿其形迹人主不察反以君子爲植黨營私以小人爲危身
奉上一不信其臣而舉錯失當至於如此其視公聽並觀按
功罪定賞罰動合人情者得失相去豈不懸絕矣哉且人主
挾不信其臣之見凡廷臣有以公正相取者卽疑爲朋黨則
中材以下皆將習於唯諾依違以文具相蒙幸免咎責朋黨
誠破除矣吾恐廉恥氣節之亦相從而俱盡也

明是篇

人君者聽羣臣之言因其當否而定從違行黜陟以明國是者也欲明國是莫先於取諫臣所言別白焉明著議論之是非而昭示廟堂之裁決諫臣以言爲職又當盛隆之時人主寬仁大度使得奮口舌展胸臆直陳無隱未嘗有建言獲罪之事不患其不言也患其浮舉不急無當治要或窺測風旨上下而傳會之人主又一切優容無所責從違不繇此定黜陟不繇此行於是鯁亮者無所伸其批鱗補牘之氣而脂韋庸下者反得喋喋充位自名報稱斯則國是之所以不明也人主置諫臣以自輔豈樂其喋喋充位自名報稱哉毋亦有

所鑒而矯之歟竊意矯之之故不過曰前世臺諫多受大臣指縱門戶攻訐盈廷如水火淆亂黑白熒瀆視聽相與倍公死黨置國是於不論故爲是以矯之夫諫臣果出於倍公死黨則取其尤者逐斥之餘自不敢比周以罔上若其無此則不當取前代已往之弊防其將然故設是矯之以消磨俊傑忠讜之氣徒使庸庸者得計而於國計毫無裨益也是故明主之於諫臣所言善則從而行之契而陟之不第以優詔報聞博容受直言之美名也所言徒規測風旨上下傳會則從而黜之不第以優容無責且推行其言也若是者凡以明國之有是而已今夫人主惡倍公死黨之臣而矯枉太過但取

能斥罰及舉者又令學士仿唐制得薦舉山林有道之士時
時爲天子納說視所薦真僞定賞罰此則養之厚而進之廣
不變法而輔法以收才庶幾少有補乎或曰減常額則誠然
矣若所言制科薦辟諸法亦有旨進者是安保無弊曰等弊
也坐視其弊而不變與逆料其弊而格不行均之無當於官
才王者之於人才始之甄陶變化以靖其氣其氣既靖則磨
礪激揚振拔而鼓舞之使奮於功名之路以致其用夫以四
海之廣土民之數能言之類其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
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者未嘗無人也事會交乘文武
幹畧中外待以救時而紓困者又未嘗不旦夕引領也誠於

此時稍破常格廣其途而進之核其真而用之精神意氣足以感召天下之豪傑使之呈才效異奔走闕廷昔燕昭弱國之主耳築臺拜士上爭趨之卒以強雄況乎總壹海內陳辭賞以風示四方之士者哉如必逆計其弊謂不若專守今之所行則此法行之且五六百年矣三代之制皆可變此法獨勝於三代乎且治天下者欲得士而任之將任之奇偉非常者乎抑任之淺夫小智束髮之童乎

官才篇下

天下之才既廣其途以進之矣能使官當其才展布幹用上
佐君相知人之明者則在吏兵二尚書非知人與知兵者不
得居此職二尚書得人則文武之士竭盡智能何政不脩不
得人則闕冗在位張官布職盡虛設也此最國政治忽之本
不可輕也所謂銓選者在辨別賢否與材器所宜不僅以年
勞爲高下也董生有言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
久不害爲輔佐誠賢耶當先以告誠否耶當先以告何待計
典而後署上耶本兵亦然察才爲上其能周知四方及緣邊
阨塞形便曉兵家進退決策制勝者與和輯士卒興屯田規

兵食者與武力魁傑跳盪無前者皆疏其姓名爲別籍不時以告於上不必待軍政考察也兵曹選署屬必其曉暢軍機凡出爲兵備任邊郡太守者必取才於兵部此皆異時禦侮干城之選也朝廷惟宰輔卿貳必人主自擇其餘人才未有不自吏兵二部出者也欲官當其才必先知其才欲知其才必延見諮訪始能得之若使掌銓與本兵不拘私第通賓之禁四方遷擢至部者許於私第或廣廷皆得接見聽其議論察其才略考其職業又各令陳舉交遊知識中有才能出眾者密疏於籍徐試以職事覘其驗否日夜孜孜惟人才爲念廣誼博采雖不能什得其五六亦可什得其三四矣今也不

然資格當遷則二尚書曰予之遷稍不及格則曰不當遷合格雖庸下亦予遷不及格雖俊傑不得遷非揆之才也聽之例也非盡例也聽之吏也夫文武二途國家用才之地政事之根本孰有大於此而一聽之例與吏其何才之能官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欲官才而不知才因以不得才又詆天下爲無才噫汰自不能得才耳奈何以此誣天下才哉

或曰私第通賓恐開請謁苞苴之門此法所宜禁也吾子之言無乃啟倖進乎曰不然天子置吏兵二尚書必擇賢者爲之其人賢則請謁苞苴無繇至其門也二尚書而通請謁苞苴是不賢也焉有不賢而可任尚書者乎亟黜之

以進賢者則請謁苞苴之寶自絕昔裴晉公居相位時淮
蔡用兵請於私第得延見士大夫以咨籌畫未聞晉公之
門有請謁苞苴者呂文穆爲相疏人才置夾袋朝廷用人
則取諸囊中無不稱職虞雍公爲相疏人才高下爲三等
號材館錄未聞兩公之門有請謁苞苴之客也自非延見
款曲無以周知人才宰相且不禁私第見賓而獨禁二尙
書乎

謀備篇

虎豹穴於山林不恃山林爲衛也而恃爪牙蛟龍蟄於深淵不恃深淵爲衛也而恃鱗鬣今自十金之子以至王公有土之君無不知申警設防以謀其備慮患故也太上先患而備其次因患謀備最下見患而忘備先患而備者能制人者也因患謀備者人不能制者也見患忘備者爲人所制者也謀備有二有在有形者有在無形者山川險要卒乘器械是謂有形之備信賞罰脩政事選擇賢能是謂無形之備善備者備有形先備無形無形之備勝有形故有戰勝於廟堂而折衝於樽俎者矣所患於欺撫者非欺撫之患欺撫而忘備之

爲患也凡主此者始之有怯心繼之有幸心虞其議之不成也則傾資以奉之啟關津以悅之飾大度以安之於是敵懷同仇之氣沮抑不振彼未至弱我我先自弱我忘其備彼反得脩備而乘隙以謀我昔之脩好約和者惟太王勾踐能以屈爲伸以弱爲強耳其餘六國南北宋鮮有不敗者夫六國南北宋勢有不敵不得已而出此明者猶非之設也席九州全盛之勢一遇白徒市賈烏合島夷金鼓未振鋒刃未交無故望風自懾犒之金幣縱其雜處俾得覘焉招聚逋逃窺伺利便無敢過而詰者則何爲哉嗟乎此賈生所以流涕江統所以著論也主此議者不過曰我非不敵也恬嬉已久人不

知兵如且羈縻彼固無遠志而我得以其閒修軍實繕城郭
練將士一旦有警則我之備豫已具夫果退而謀備豫議未
盡失也然軍實果修乎城郭果繕乎將士果練乎抑但爲便
文以自營乎此何異與人鬪不扼其吭反自繫手足猶號於
衆曰吾有備矣有不制於人者乎故夫見患而忘備謀國之
大患也孫武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制於人又曰無恃敵
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敵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豈
不信哉豈不信哉

七蠹篇

國可富乎曰奚不可殫本而嗇用主霸皆以之國貧可富乎
曰奚不可殫本而嗇用王霸皆以之議者曰歲入漸不逮初
矣蠲賑可不行乎河隄可不治乎遠夷可不撫慰乎邊戍可
不資遣乎財將安出曰天地生財備人主之用人主按天下
之財制天下之用不患不足也患耗不患用永旱兵戎何世
無之奚至今而度支獨絀耶耗之於未用之先及其用也所
耗又倍所用耗之甚者厥蠹有七七蠹盡去殫本而嗇用舉
內外府所儲令當國者得周知贏絀之數預爲籌畫因事而
濟變其有軍旅河渠諸大役必擇才而使之寬文法專責任

以之禦侮澹苗必效且速用何至匱七蠹不除雖日進筭緡
之美歲增貢賦之額猶無救於匱也請言七蠹府藏之蠹在
奸胥州邑之蠹在供億征權之蠹在瑣才農之蠹在末技精
之蠹在冗官餉之蠹在將弁之貪懦士之蠹在置科之稠疊
凡此七者皆歲耗左藏之大半者也今使減府史之額凡筭
庫出紀皆遣士人司之則府藏之蠹可去方鎮大吏及銜命
奉使者皆潔清不擾無營不急假興作爲科歛有司不得旁
緣爲姦利則供億之蠹可去所遣榷稅之吏必清彊知大體
無任私昵無進羨餘無尙括克無資侵盜則征權之蠹可去
管末技者無慮皆奇淫奢麗之物蕩心志敗風俗糜錢刀其

者交通蠻夷輸致琛詭射利取贏是率天下而離南晦者也
今一切禁之使著於本則農之蠹去矣唐太宗置官六百七
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其時事無不治今內外交
武幾十餘萬員矣而事不加治一人能治之事析而爲十人
爲數十人此猶百夫與瓢不裂不止自臺省府寺之屬鹽河
漕之需次與郡邑之丞佐其爲可汰者多矣省而併之凡在
冗散十減其三則糴之蠹去矣有正兵則有額餉餉如故也
而兵不充伍餉安歸乎歸將弁之囊橐耳將弁貪則不能律
兵兵反以刼制將弁於是在伍者非贏則驕一方有警戰守
不足任紛紛調客兵煩餽餽四境皆騷然矣今察將弁之尤

貪懦者誅斥之去孱弱選票銳餉必按兵兵必充伍則餉之
蠹去矣業舉子者盈天下禮闈常額及慶典增置約十歲
五置科取之至多才不適用盍稍減常額三之一有慶典
勿增科則士之蠹去矣七蠹既去加之以彊本裔用有外患
及菑害擇人以捍禦之行之十年雖未見富決不患貧議者
又曰若所言近正然緩不切事漢世以來嘗有募資賜爵矣
取閭左之有餘佐縣官之緩急不加賦而用自足其於富國
不較捷乎況塞上多未墾之田徼外有未闢之礦舉而行之
國奚慮貧曰此權宜之計非經常之策也何者歸財於官不
若藏富於民民之於財猶魚之於水民恃財而生魚恃水而

游水竭則魚困矣財竭則民擾矣括財以濟事事未濟而財已竭又將啟事外之事財不可再集也何恃以濟乎以今所急莫若先去七蠹其次則疆本而裔用而其要尤在擇人舍此而求富國以爲奇論可矣以爲至計則未也

防侈篇

風俗非細故也波靡積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者自民間養生送死嫁娶賓客之節聖王皆制爲儀品貴賤有等無敢或侈者非獨節財亦以正性故其時民安其業有樂生之心有仁讓之風諒教化始然也若未嘗防民以禮又縱其侈轉相仿倣至於無所紀極尙得曰細故乎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匡衡曰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轉效之以今所見殆有甚於衡言者矣都下之民其塋葬也輓車襲以重絮皆用綵繡紈錦綴以流蘇五色陸離陳偶車

寓馬旂旗幢蓋鹵簿音樂雜奏屬於路者將千人其於嫁娶也皆用繒綵金翠珠璣飾輿馬輜駟塞道鹵簿音樂前導篚篚珍異之物不勝名也屬於路者亦將千人其宴飲賓客必於酒樓盛陳樂部伶童必曲盡褻昵之態爲笑樂尊卑少長洋洋縱觀無所避或繼以夜一宴之費至數百緡其婦女不坐房闥盛飾觀劇觴宴酒樓被服器用必取琛麗工巧相勝市之江淮南粵不足又市之數萬里之番舶夷貨輻輳萃都下其始猶貴家爲之後則富商大賈爲之後則中戶爲之最後則極貧下戶亦爲之詢其故大抵取辦於子錢釀金不若是者不得齒於平民昔西晉之時石崇王愷最號爲汰侈武

帝又縱之民化於奢遂成風俗唐中宗元宗時亦然厥後卒
召禍亂彼猶豪者爲之今則婁人子盡爲之爭相炫耀爲奢
麗至如此京尹不之詰公卿大夫不之憂賈誼曰俗流失世
敗壞因恬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嗟乎此豈細
故哉因是奢麗遂生巧僞失四民之業趨末作之途耗物力
棄廉恥漸且至於冒上亡等然後以刑罰隨其後不能正矣
古之良吏爲民條嫁娶喪葬儀品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
之道俗遂化於禮讓夫法禁已然之後禮施將然之前俗侈
靡極矣法旣不禁教又不施嗟乎將聽其自轉耶抑且以爲
細故而忽之耶

糾縵篇

政非能慢也法爲之也法非能慢也法繁者爲之也立法以防弊法固不能勝弊也在神明其意而已謂法不足防弊朝取一法焉增設之暮取一法焉增置之立法外之法又立法外之人互相程督互相檢校事功在簿書殿最在奏報賞罰進退在稽覆法愈繁密奉法者愈受牽制舉動日在咎過中知有法而不知有政胥吏之黠者乘其牽制反得高下比附罔利營私無所不至故以言乎紀綱非不日求整飭也而曠廢倫情者如故以言乎財賦非不日求撙節也而侵冒耗減者如故以言乎農田水利戶口保甲非不日求脩舉也而飾

虛詞寡實效以言乎軍戎非不日求蒐練也而將貪士懦器
甲朽鈍戰守無可任中外上下皆務爲寬靖周詳一切愛民
課吏澹菑恤刑諸美政大抵取文具而已甚者大臣無敢爲
獨任之譽謗人主不能爲破格之威惠而匹夫反得以恣睢
無忌自行其意嗜其慢甚矣是豈非法繁不能舉其政積漸
以至於此歟此而不糾無爲貴政糾之如何曰上者莫如斷
其次莫如質斷則果而必行政斯肅矣質則簡而易行政斯
達矣人君舉事揆之於理詢之於衆稽之於古度之於今可
以無失矣斷而行之法隨之以出者也文勝則法勝救文之
弊必在質斷且質何有於嶠昔諸葛亮嘗以此治蜀矣非獨

亮也東漢之末政體極慢矣自伸長統崔寶之流皆欲以猛
糾之蜀先主魏武帝吳大帝亦皆用綜核之術繩寬而警情
誠救其弊也或曰子所稱特治一國之術耳治天下者豈尙
猛哉曰猛非治道之中然以之糾慢則宜以其斷且質也漢
文帝最爲寬仁矣然勲貴如絳侯有過則免就國親如淮南
薄昭不少貸始雖以金繒餌匈奴後乃赫然講武命三將屯
軍備邊逐虜出塞此豈牽制於法者所能哉善乎管夷之言
曰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又曰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荀
卿之言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又曰主好要則
百事詳察此數言昭然於政體所在斷以定之簡以運之而

慢無不糾矣

書續樞言後

續樞言九篇監利王子壽官刑曹時之所著也子壽曩作樞
言十六篇規切時事姚子春木比之申鑒中說今時又異矣
天下苦於財力之絀海疆晏然抱無形之憂而邊地盜賊時
時竊發子壽嘗爲予言天下之事任法者敝任人者彊兵雖
疲財雖匱得其人而治之不難振也故其所著書曰君臣曰
信臣曰明是曰七蠹曰謀備曰防侈糾慢獨於官才懇懇詳
言之分上下篇其意以謂天下之要人才而已人才之爲我
用賞罰而已今之爲法限於成格或疏於巨而覈於細至其
取士止進士一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之選宜設特科如古

之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以收天下方聞碩儒趨死不顧利害之士嚴其功罪而甄拔之又謂官人之柄在吏兵二尚書非知兵知人者不得居其職朝廷惟宰執卿貳天子自簡其餘盡以責吏兵二部使官必當其才才必盡其用也誠推是言以施於世其補於治道豈少哉措乎子壽將歸而其道莫之行其官又卑而言亦莫之信也古之君子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子壽歸矣固不與馳騁當世求聲利者較一時得失養親著書誠有以自樂也吾獨謂子壽退居荆湘間舉酒放歌登高以望大湖滔滔而莫之極也其能翛然無所動於中耶乙巳仲冬桂林愚弟朱琦